

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丛刊

第十二集

人民公社发展过程中的 政治思想工作

人民出版社



· 中国共产党与青年 ·

青年与党

人民公社史话连载之二 最的思想工作

人民公社史话





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丛刊

第十二集

人民公社发展过程中的
政治思想工作

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·农村政治思想工作丛刊·

第十二集

人民公社发展过程中的政治思想工作

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公里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2\frac{1}{4}$ · 字数 45,000

1958年12月第1版

195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0,000 定价(四)0.19元

编一书号 3001·593

目 录

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建社第一步

作法好 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 1

上海县宝南等乡社队干部关于建立

人民公社的辩论 汪家千 6

合肥市郊区江淮人民公社的一场大辩论 11

诸暨县红旗人民公社重視政治思想工作 16

潜江县东风人民公社建社中的

政治思想工作 邢子春 23

西安市雁塔区东风人民公社搭架子后

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“陝西日报”记者 29

太原市郊区跃进人民公社的一场大辩论 先安、高才 35

商城县超英人民公社的政治思想工作 陈 锐 38

越辩越明 “人民日报”记者 46

宜良县狗街红旗人民公社的

政治思想工作 中共宜良县委 48

合浦县廉州人民公社怎样进行

共产主义教育 李潤华、何文里 55

柳州专区人民公社清帐、并帐中的

政治思想工作 胡文治 64

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建社第一步作法好

中共湘潭地委工作组

湘潭县韶山人民公社系由原来的韶山、楊林、永义亭三个乡的四十七个农业社合并建成的，全公社共有一万零一百二十户、四万七千六百四十五人。这个社从八月二十四日开始酝酿到九月一日建成，在这段时间中，从上到下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，进一步提高了干部和群众的觉悟，同时紧密的抓起了生产，掀起了生产更高潮。

提高干部認識，克服忽視思想发动的倾向

韶山人民公社在开始酝酿建立以前，干部和群众就有了建立公社的积极要求。在三个乡联合召开的干部会议上，大家分析了建立公社的条件，一致認為条件完全成熟。当时干部們的热情很高，紛紛表示要积极組織群众轉公社。但是在这种总的情况之下，对如何建立公社，人們的看法还是不同的，其中值得很好注意的有两点：一是部分干部見到群众迫切要求建立公社，便認為不需要再进行思想发动，只需組織大家写申請書就可以了；二是少数社干部覺得自己社里生产条件好，公共积累多，怕与条件差的社合在一起自己社里吃亏，只想与条件好的社合并。党組織对这种情况

況非常重視，認為鄉社干部的思想問題如果不能很好解決，也就很难用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群众，所以当时就发动干部就这两件事情進行了深入討論。

在討論中，許多人談到群众迫切要求建立人民公社，不過也要認識到：建立人民公社是一個伟大的社會變革，有些人不可能沒有顧慮或誤解，因此必須進行細致的思想发动工作。韶山農業社的干部還分析了該社第一大隊九個骨干的思想情況：五個積極擁護轉社，兩個隨大流，還有兩個有懷疑和抵觸情緒。通過這樣討論分析，原來忽視思想发动的一些干部改變了自己以前的看法，他們決心要很好的發动群众，一定要把思想工作搞深搞透。

對於少數不願與條件差的社合併的社干部，主要是向他們進行共产主義教育，說明不能斤斤計較，同時還用事實說明建立公社，對大家都有好处。清溪社社主任沈長清開始時說：“我們社里公共積累多，不是吃了亏嗎？”後來有人問他：“你們社里水源不足，韶山修水庫，你們也用水，不是又沾了面子嗎？”韶山社有的干部原認為自己社里山多，討論中知道永義亭鄉有鐵礦，因而說：“還是都有好处啊！”

干部的認識提高了，大家又決定在建立人民公社的過程中一定要做到：一、必須抓好生產；二、處理一切問題必須堅持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。

了解思想情況，深入發動群眾

建立人民公社的消息傳開以後，廣大群眾歡欣鼓舞，積極擁護，並以搞好生產的實際行動向公社獻禮。原厚羅社

的社員在深夜一点多鐘，還到十五里路以外的地方去送申請書。群众雖是积极拥护建立公社的，但由于对公社的性質和政策懂得不透，所以人們的看法和态度是不一样的。据运动开始时了解，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：1. 广大的貧农和下中农（也包括部分上中农）認識了人民公社的好处，一听说建立公社，特別高兴，积极拥护，这类人数很多，是主流；2. “跟共产党走准沒錯”，拥护建公社，但还弄不清公社有哪些好处；3. 随大流，“大家怎么办我也怎么办”；4. 担心公社太大办不好；5. 怀疑公社的优越性；6. 怕公社是一切归大堆，什么都一拉平。此外，还发现地主、富农有破坏現象。原清溪社第四大队的一百一十八戶社員（不包括地、富）中，第一种思想的七十五戶（其中“三部分人”占百分之八十七）；第二种的十五戶（“三部分人”占百分之七十）；第三种十一戶（上中农占百分之六十三）；第四种六戶（上中农占百分之五十）；第五种三戶（全是上中农）；第六种八戶（全是上中农），这种情形說明了在建立公社的过程中必須很好发动群众。因此，一开始在組織生产的同时，即大力展开宣传，共組織了四千多人的宣传队伍，采取各种办法宣传人民公社的性質和优越性。結合当地情况总结出人民公社有十五大好处，在宣传时收效很大。如在总结公社能进一步发展工农业生产时，就对照当地的情况进行討論，三个乡原来除农业社有一些土化肥厂等以外，沒有較大的工矿，但公社建成之后，就可抽出四千多人开鐵矿、矽砂矿和煤矿。在总结公社能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时，有人提到原韶山农业社买了一部打米机，因沒有买发动机几个月还不能打米，要是建立了公社，这样的問題很快就能解决。在基本建設方面

公社也有极大的优越性，如原来的清溪、韶东、铁皮等农业社年年受旱，想修水库没有适当地址，公社一建，就可建立四个大水库，使全公社六万多亩水田水旱无忧。

进行思想发动时一方面展开宣传，一方面组织群众大鸣、大放、大辩论、写大字报。辩论进行得很广泛、深入、生动，效果很好。原清溪社社员庞文志总认为自己社里生产好、积累多，与别的社合在一起吃亏。在辩论时社员庞军说：“清溪社一个社范围小、力量单薄，工业搞不起，水库也没有地方修。现在办起公社，地方大力量也大，杨林乡有铁矿可大办工厂；也有地方修大水库，我们的田也可以实行自流灌溉。这样大家的收入都会增加，谁也不吃亏。”经过辩论和思想发动以后，人们要求建立人民公社的情绪异常高涨，三个乡家家户户写了申请书、决心书，共写申请书、决心书一万五千多张。并纷纷提出保证，要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迎接建立公社。

大力组织生产，掀起生产更高潮

韶山人民公社从开始酝酿建立时起，就紧紧抓住了生产，因而使建社与生产紧密地结合起来。首先发动群众从检查、安排生产入手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，并确定六项具体生产任务，限期完成。原来的各个农业社也根据这一要求，作了具体布置，把责任确定到人，很快地在工农业生产方面掀起了更大的高潮。仅七天时间内，即全部做好了三万多亩晚稻的第二次中耕，其中有一万多亩中耕了三道或四道；积土肥四百九十一万多担（每亩晚稻平均一百六十多担，并已追下田）；搶种秋杂作物一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亩；

办起大小工厂一千三百六十一座；挖铁砂一百八十万斤；制土化肥二百七十多万斤。更高的生产浪潮，为人民公社更大的发展生产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
（原载1958年9月25日“新湖南报”）

上海县宝南等乡社队干部关于建立 人民公社的辯論

汪 家 千

上海县宝南、莘庄、虹桥、华村、朱行、上中等六个乡和七宝鎮全体社、队干部，几天来就人民公社問題进行的鳴放辯論，已經在十一日結束了。这次鳴放辯論，給两千多名队长以上干部上了一堂共产主义大課，这堂課是在党的领导下，他們自己用經常耳聞目見的事实教育自己的。

办公社生产更能飞跃

目前的高級农业生产合作社不是很好嗎，为什么要办公社呢？在这次大会之前，許多人由于受到外地人民公社的影响，对人民公社非常向往，可是对为什么要办人民公社，在認識上还不是很明确的，經大家在会上揭露了許多生产上的矛盾以后，人們的思想才如拨云見日。合作化以后，农业社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見的，它办起了許多从前单干农民所不能梦想的事，特別是經過整风，使人們的思想意識进一步与合作化制度相适应，生产上更出現了大跃进的局面。可是事情終究是发展的，矛盾終究是存在的，在生产飞跃发展的情况下，昨天还是推动生产的巨大动力的农业社，今天已經不能与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相适应了。大家在发言中充

分揭露了許多矛盾。这些矛盾首先是：社小、土地分散，不适应进一步大跃进，特别是机械化电气化的需要。许多社的土地夹杂在一起，因为土地大小肥瘦不一，互相都不願調換，无法进行土地规划，不能充分发挥机械作用。虹桥一社有的干部說：“我們这里有一部捷克斯洛伐克拖拉机，據說，八小时能耕四十亩，現在因土地面积小轉不过身，只能耕八亩。”还有的一說：“为了开拖拉机、汽車，一社修一条公路到六社，六社不动工，路就修不成。”許多人都說，每个社插花在別社的零星土地，生产都是最差的。朱行乡有位干部說：“因为社小，地面上有三多：田埂多、坟墩多、断头河多，不要說机械化电气化，連車子化也不适应。”隴郊社有个女干部說：“到远地做一次生活，象跑一次娘家一样。”这个社有块名叫“九亩头”的棉花田，夹在別社蔬菜田当中，棉花开始是一类苗，社員到这块田做生活都很高兴，有人說“到了‘九亩头’，疲劳就沒有了”，可是后来因为別社蔬菜沒有治虫，周围的虫子飞来把棉花吃得連五类苗也不到，社員再到这块田里时，眼看跃进指标不能达到，又說“到了‘九亩头’心事重千斤”了。会上还大量揭露了社小、劳动力少与生产大跃进的矛盾，社小資金少与办工业的矛盾，农业与商业的矛盾等。华村乡牌楼社有一个肥料厂，可日产五吨，可是因为劳力不足，搞一天原料一小时就做完，这个厂現在基本上已处于停工状态。因为社小劳动力不能大批調剂，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突击工作，由于資金不足，許多社应办的工业却办不起来。这許多矛盾的揭露，使大家对办人民公社更加自觉了，他們認識到不将目前規模較小的农业社轉为規模較大的乡社合一、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，就不能实现生产上更

大的跃进。

大家自觉要求办社，事情并不是就此结束了，从干部思想上看，这里还有许多个人与集体，个人与国家、小集体与大集体的矛盾有待解决。这些矛盾在宝南等六乡一镇则表现为：目前收入较高的蔬菜区与棉粮区并社有人怕吃亏，部分人要求办了公社后马上就要大大改善生活，有人一向在生产上有依赖国家的思想，在办公社上也表现出来。经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，这些思想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解决。

公社苗头粗，哪里会吃亏

许许多多种蔬菜的或工业、畜牧业发展较好的社，都有一些干部表露了怕吃亏的思想，因此许许多多社也展开了“是不是会吃亏”的辩论。收入最高的红星三分社有些人说：“我们社收入高，西边社收入低，将来一样工资，我们要吃苦头了。”但是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，有人说：“不能光看我们收入高，棉粮区在大跃进中，产量成倍地上升，今后收入会比我们更高。”支部书记童银福说：“我们不要自己以为收入高，要知道人民公社比我们苗头粗，我们要是不入公社，一年以后就赶不上了。过去我们办合作社的时候，有些上中农怕吃亏不願入社，他和我们比赛的结果，不是合作社败而是他们败了，我们现在不要象上中农一样，一定要参加人民公社。”明星社的马永林，在宝南乡干部大会上的发言，也以无可辩驳的事实，说倒了叫吃亏的人。他说：“我们社八个队，作物种植不一样，一队种的蔬菜多，过去小社（初级社）并大社时他们说吃亏了，可是后来他们的干劲不大，收入却

沒有大部种棉粮的四队高。所以收入高低主要是干劲的問題，不是作物的問題。”他又进一步說：“上海郊区生产条件比外地好，生活却不如生产条件差的河南省，收入較高的虹桥乡也沒有象河南那样的幸福院，所以要大办公社，要思想解放。”許多人認為，办共产主义的事业應該有共产主义的风格，这样就沒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問題了，目前收入低的社，更有許多人表示，一定要鼓足干劲把生产搞好，絕不要去討別人的便宜。

首先搞生产，再談幸福院

河南省人民公社的工資制、幸福院、托兒所、幼稚园等許多福利制度和福利事业，給郊区农民以很大的鼓舞，也在宝南等乡干部面前，提出了两个問題：办公社后应先发展生产还是先改善生活，依靠国家办社还是依靠自己办社？許多人有不同看法。宝南乡友誼社有人主张先改善生活后发展生产，有人主张先发展生产后改善生活，主张先发展生产的人說：“不首先发展生产，农民新村、幸福院那里来？”主张先改善生活的人說：“不改善生活怎么显出优越性？”主张先发展生产的人摆出这样事实：“过去一家一戶生产还要准备农具肥料，我們要实现机械化电气化，如果增产来的鈔票都吃光用光，机械化电气化怎能实现？”二队副队长赵金明原来認為要把增产所得百分之八十用于改善生活，他听到这样一說，便承認自己原来的看法是錯的。可是接着又有人说：“这样一来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就沒有了。”于是又引起爭論，最后大家認為人民公社能解决合作社所不能解决的矛盾，使生产飞跃发展，就是优越性。

資金哪兒來，靠我們自己

依靠誰來辦人民公社？這在友誼社也有爭論。副主任趙伯生說：“我看完全依靠群眾自己辦不行，百分之二十要靠政府支援。”五隊副隊長馬國林說：“如果依靠自己，農民新村三年五年造不起，有人祖宗八代就是那麼幾間房子，一生一世造起房子的有幾家？”可是陸福余却說：“上海條件好還要依靠國家，全國範圍很廣，條件差的地方更要依靠國家，國家有多少鈔票？如果國家鈔票都拿來幫助農民，也不要蓋工廠，解放軍也不要守大門了，現在敵人在‘壳落壳落’敲門了，大門不守不行，我看依靠國家不对。”這時又有人說：“那麼新樓房造不起來了。”爭論結果大家認識到：辦了公社工農商學兵合一，社里自己有木匠瓦匠，什麼技術都有，自力更生什麼事都能辦起來，依靠國家，是不勞而獲的大少爷思想。

一場大辯論的結束，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偉大勝利。

（原載1958年9月14日“解放日報”）

合肥市郊区江淮人民公社的 一場大辯論

安徽省合肥市郊区江淮人民公社在建社过程中以虚带实，通过大辯論的方式进行广泛的、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，結果战胜了“富不带貧、强不带弱”的本位主义，全社团结一致，开展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大协作，推动生产飞跃前进。

江淮人民公社是由原合肥市郊区德胜乡的曙光、仰光、光明三个农业社和原肥西县二十里埠乡的江淮、肥南、大井、交通四个农业社联合办成的。合并办社前的七个农业社在生产上和经济上互有高下。曙光、仰光、光明三个社靠近合肥市区较近，生产较好，劳动力多，牲畜多，去年粮食亩产是六百多斤，积累的公共财产曙光社平均每户有三百元，仰光和光明两个社平均每户达五百五十元；江淮和肥南两个社也比较富裕，去年粮食亩产是四百五十斤，积累的公共财产平均每户有二百元；大井和交通两个社生产基础薄，公共积累较少，牲畜少，水利条件差，去年粮食亩产只有三百斤，积累的公共财产平均每户只有九十元。

由于几年来生产有很大发展，群众生活有很大改善，思想觉悟显著提高，各社社員都迫切要求进一步办人民公社。当开始提出办人民公社时，群众都欢欣鼓舞，热烈拥护，各个社每天从早到晚，递送申请書和决心書的社員絡繹不絕。

但是当討論到如何办社时，却发生新的矛盾。一方面是絕大多数社員和干部希望根据水利情况和生产发展需要，把七个小社合并起来，办人民公社；另一方面，原来公共积累比較多的曙光、仰光、光明、江淮等社有少数社員和干部却鬧起本位主义来了。他們不願和公共积累較少的大井、交通两个社合并。在这些少数社員中富裕中农叫的最厉害，曙光社的富裕中农陈义发，对中农陈义江、陈义荣說：“这次并社我們原指望和市区合并的，如果和肥西县的大井、交通等社合并，我們吃大亏了。他們的田是靠天收，田里不出貨。”仰光社的富裕中农林德义說：“大井、交通那几个社想和我們合并，还不是想搞我們的錢！”他們希望要并就把几个公共积累較多的社并在一起，不带大井、交通等公共积累較少的社。甚至江淮农业社的主任周先爱听說要七个社合并时，也只是摇头說：“要并我們和仰光、曙光、光明合并，不能和大井、交通合并。大井、交通等社啥家伙都沒有，連牲口拉出来都不象样。”这些有本位主义思想的群众和干部总是認為带大井、交通等社自己吃亏，認為富社和“穷社”永远不会变化。

根据以上情况，江淮人民公社筹委会首先抓思想，然后再解决具体問題。筹委会决定通过辯論的方式，在各个社进行一次广泛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。辯論的主要題目是：“为什么要办人民公社？”“怎样办人民公社？”“什么叫共产主义思想？富不带穷、强不带弱对不对？”这次大辯論，共产主义和本位主义进行了一場激战。在辯論中具体地算了三笔賬：第一，回忆过去。主要是研究富社为什么富的原因。經過算賬，一致認為富社所以富，并不是由于少数人的孤軍